新鐫旁批詳註總斷廣名將譜卷之四

古閩黃道周石齋父註斷

賈復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若此而又勤于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為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輩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光武在河北復因鄧禹得召見光武與語奇之禹

亦稱其有將帥節乃以復爲破敵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賜之從擊青犢於射犬衆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却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因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于真定大破之然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今果失吾名將復創尋愈追及光武于薊相見甚歡後令復在前部擊鄴賊破之光武即位拜爲執金吾封冠軍侯時更始郾王尹尊及諸大將

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因以檄中地曰郾最强宛爲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遂遣復擊郾連戰破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爲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戰深入希令遠征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輙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定封膠東侯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朱祐薦復宜爲

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
惟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此將相之器也）
甚厚建武三十一年卒

斷曰

賈復大才可將可相爲縣完監一班已暢從擊青
犢大戰不讓賊陣甚堅未易使劍士卒甚饑召食
再使復曰不然戰難輕放勝而後食方曰勇壯披
羽先登敵靡所向賊敗功成勇稱無上五校受傷
在腸在臓帝聞大驚悲傷名將功難不言帝心自

諒能武崇文如　意何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人也王莽末犯法亡命至漁陽後聞光武長者欲歸之乃說漁陽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邯鄲指王郎）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因官屬皆欲附王郎不能決漢因辭出欲思所以說衆者未知所出逕道見一人狀類儒生使人具食召之問其所（有權術必在其間）聞其人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

實非劉氏漢聞而大喜即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令類儒生者齎以詣寵即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方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南向擊斬王郎遂及光武于廣阿拜爲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遂得親信光武將發幽州兵問可使行者鄧禹薦漢勇鷙有智謀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敕諸郡不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

以漢無備出迎於客漢而捽兵騎收質斬之而奪其
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靡從遂悉發其兵引而
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見漢還士馬強盛皆曰是寧
肯分兵與人耶及漢至幕府上兵簿諸將人人多請
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
慚更始尚書令謝躬屯兵於鄴將光武誘其北擊尤
來于隆慮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因先令辯士說
守城太守陳康康然之收躬妻子開門納漢及躬隆
慮敗歸鄴不知陳康已歸漢乃輕騎入城漢伏兵擊

殺之其衆悉降光武卽位拜漢爲大司馬更封廣平
侯率將軍杜茂陳俊等圍蘇茂于廣樂劉永將周建
別招聚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戰不利墮馬
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請曰大敵在前而
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裂創而起推牛饗士令（忠勇使然）
於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之盜勝不相讓敗不相（盜賊行徑說盡）
救非有仗義一節之心今正封侯之秋諸君勉之于
是軍士激怒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
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

進逆軍大潰漢因長驅追擊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
杜茂陳俊等守廣樂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于睢
陽永既死二城皆降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
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
有權術
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謝城中
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
衆所及也冬漢擊富平獲索二賊于平原賊率五萬
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臥不動有頃乃定即
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後漢伐公孫述連勝

入武陽又入犍爲又進軍攻廣都拔之遂輕騎燒成
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有十
餘萬衆不可輕進但據廣都待其力疲乃可擊也漢
因乘利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
使副將劉尚將兵屯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
讓漢曰公旣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
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敗公卽敗矣
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遣謝豐袁
吉帥十餘萬衆並出攻漢又遣別將萬餘人劫尚令

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吉因圍之
漢召諸將曰吾轉戰千里深入敵地今與劉尚二處
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
潛師就尚于江南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諸
將曰諾遂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旗使
烟火不絕夜御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
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
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尚拒述具
以狀聞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舍尚

而擊公也若先擊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其老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其郭中後述敗走高午刺殺之賊降漢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忍雖戰陣不利意氣自若帝嘗遣人視其所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帝歎曰吳公差强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就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其在朝廷斤斤謹質形于體貌常出征妻子買田宅漢還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盡分與

昆弟外家

斷曰

吳漢爲將一心光武說寵擊郎廣阿從主光武發兵任漢軍旅苗曾陰違漢先加斧所發之兵盡上幕府建茂合兵漢傷膝處奮起擊之潰遁無所後伐公孫兩營隔阻帝聞大驚敗繇並數漢勵諸軍銜枚復伍八戰八克剪述於組傳首長安於國有補

耿弇

耿弇字伯昭茂陵人也少習父明經之學因見郡尉
（四　畤　地）
試騎士建旌旗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及光武在
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爲門下吏及光武即位封
好畤侯建武五年詔弇進討張步弇乃收集降卒結
部曲置將吏率都尉劉歆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
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
於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
（妙　著　更　其　日　報）
城未中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
（破　一　向　鍾　三）
人聞祝阿破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因分遣弟敢

守巨里弇乃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木揚言以塡塞

坑塹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陰緩生口令得亡還以（慣用此法）

告邑邑果自將精兵以救之弇喜曰吾揚言欲誘致（善于致）

邑來耳今邑來適合吾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

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首以示巨（致人雖巧善戰爲上）

里城中城中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因縱兵擊諸

未下者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于劇使其弟

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

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爲將先）

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要○此明眼）（先聲誘人○兵家之○妙）
校尉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方○見○兵○機○）
敕諸將蓐食至臨淄城諸將爭欲速攻西安弇曰不
然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爲備臨淄出其不意而猝至（○所○謂○聲○東○擊○西○也○）
必驚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則西安孤張藍與（○妙○筆○作○起○）
步隔絕必復亡去是擊一而得二也若先攻西安不（○勢○所○必○然○）
卽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
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日（亦○勢所必至）
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

藍闕之懼悉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
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而大笑曰以
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
大言不懼取敗之道也
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藍弘壽三弟及故
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
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擊弇恐挫其
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
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
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突步陣于東城

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弇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賊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還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屍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帝至臨淄勞軍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

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肉袒負斧鑕于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步兵尚十餘萬皆罷遣歸鄉里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折挫永平元年卒

斷曰

有詔詔弇進攻張步步分邑軍祝阿相踞旦不及中城已拔去巨里佯攻致邑來護乘高斬之如旦乾露藍在西安守之甚固突攻臨淄取之若素擊一得二莫不驚懼步背兵多一時復聚直逼弇營弇偽退佈誘步近城如風歸霧擊牛釃酒以待君父落落難合竟成無負振旅還京知才天賦

耿恭

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為司馬破降之於蒲西域都護戊己校

尉乃以恭為之屯金蒲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以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且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敵人騎多皆為所敗敵人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北軍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强弩射之敵中矢者視瘡皆沸會天暴風雨隨風雨擊之殺傷甚衆北人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旁有

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人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敵騎散走匈人遂于城下擁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遂整衣冠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敵敵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殁都護陳睦北敵亦圍關寵於柳中車師復畔與北人共攻恭恭厲士卒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

壽算

此非智算所及

恭推誠與士同死生故皆無二心稍稍死亡僅餘
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
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
擊殺之炙諸城上北官屬望見號泣而去單于大怒
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
位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

迂儒最誤事

議曰今使人于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狄之

論得是

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後無邊事可也北人如復

論得是是

犯塞陛下將何以使將且二部兵人纔各數十北人

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効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兵二千多其旛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敵以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閒足還入塞帝然之遣秦彭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會柳中擊車師以救之北軍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燉煌迎兵及王蒙戰勝欲還羌因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蒙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敵

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
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敵
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
六人隨路死殁至玉關惟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具見恭節）
枯槁中郎將鄭衆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原有公論）
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北騎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
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出於萬死無一
生之望前後殺傷醜敵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為大
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

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爲騎都尉范羌爲其丞後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畧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初恭出隴西上言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人腹心今大鴻臚固即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爲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免官卒

斷曰

恭爲司馬破降車師初置校尉以恭爲之示漢威
德降及昆彌北入爭國攻城甚危毒箭射中以爲
神奇旣解復至據水絶資笮糞解渴死亡莫辭耿
恭拜井淸泉忽溢揚水示敵敵方解圍招降不降
殺使成屍怒而圍城食盡煮皮范羌力救方得迎
歸歸受一命忤人復追忠烈苦節貞不可爲

王霸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
功曹令史及王郎起與光武在薊移檄購光武光武

令霸至市中募人將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揶揄之霸慙懅而返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官屬大懼光武乃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此人忠急智）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此則天意也）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皆我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

始天瑞也覇善撫士卒死者脱衣以斂之傷者躬親
以養之光武即位拜為偏將軍使與捕敵將軍馬武
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
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
夾擊武武特覇之援戰不甚力遂為茂建所敗武軍
奔敵覇營大呼求救覇曰敵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
成茂其不顧也
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覇曰茂兵精鋭其衆又
多吾吏士心恐而捕敵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
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敵無救

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弊乃可克也茂建
果悉出攻武武合戰良久蜀軍中壯士斷髮請戰霸
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
霸武始各歸營旣而賊復聚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
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
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蘇茂客兵遠來糧
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旣不得戰乃引
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

降將北騎烏桓連兵寇盜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三百餘里與北軍烏桓大小數百戰霸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北人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路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封淮陵侯永平二年病免卒

斷曰

郎購光武光武南馳馳至滹沱河河水流澌遣霸往視霸急詭詞稱堅可渡堅適如之權以濟變天人兩奇將軍馬武討建不支呼霸求救霸閉營辭射

及酒樽惟謹自持武殊死戰覇乃出師前後夾敵
敵方敗歸屈人不戰妙正在斯餘所挾者邊畧盡
施

臧宮

臧宮字君翁頴川郟人也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
勇光武甚親納之以爲偏將軍後即位進侍中騎都
尉建武十一年將兵至中盧屯駱越是時公孫述田
戎任滿與岑彭相拒于荊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遂
欲謀叛從蜀宮兵力小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

百乘至宮夜使人鐵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破荊門岑彭自將下巴蜀使宮將降卒五萬人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于沅水時宮眾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遂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

張虛使人說定

亦大可虞

急賢也

善于用虛

譟左步右騎挾船而行呼聲動山谷延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進攻綿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進軍成陽門與吳漢共滅公孫述帝以蜀地定拜宮爲廣漢太守封酇侯後北人饑疫自相分爭宮與馬武困上書請滅之帝不以爲然自是諸將不敢復言兵宮卒謚愍侯

轉敗爲

勝方顯奮勇

斷曰

宮奉帝命屯兵駱越兵少力微越欲叛別會送委
輸車數百輛令車迴轉車聲不絕越驚兵來叛謀
遂歇後伐延岑流水對列食少衆多事幾決裂矯
馬自雄張旗赫烈登山望之勢如風雪乘亂破之
公孫隨滅封之酇侯其功實切

祭遵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也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
陽遵以縣吏數進見留爲門下吏從征河北爲軍東
便有膽氣
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劉副

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光武乃貴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拜征虜將軍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百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要隘爲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遵乃分兵擊破之張滿飢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既執歎曰讖文誤我

乃斬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此憂國奉公之驗）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却卒于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其後朝會帝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斷曰

遵一縣吏河北從征爲軍吏令不重不輕舍兒犯

法斬不容情帝初大怒既欲法行戒將莫犯斷不
私卿征蠻南擊賊弩傷形衆驚欲退遵叱進兵戰
氣百倍大破方平詔遵攻滿獲之於生公孫救隴
衆欲回旋遵獨留戰指望功成奉公憂國死愈得
名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
馬服君子孫因以馬爲氏援少有大志爲部督郵送
犯至司命府見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

赦因留牧畜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
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
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
守錢奴耳乃盡散以頒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援
留西川隗囂甚敬重之因以爲綏德將軍與決籌策
是時公孫述稱帝于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
里閈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
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
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

圖成敗反修飾邊幅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
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
方囂因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于宣德殿世祖笑
迎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二帝指隗囂公孫述也今見卿使人
大慚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
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
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
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
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帝乃知帝

王白有真也帝甚壯之援歸謂囂曰朝廷才明勇畧非人敵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大度與高帝同經學博覧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何如高帝援曰不如高帝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既而隗囂用王元計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夫居前不能使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輿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臣與隗囂實欲導之于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

挾姦心盜憎主人願諸行在極陳滅囂之計帝乃召
援計事因使援將突騎三千往來遊說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黨
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深入險
阻計猶豫未決會召援夜至援因說帝隗囂將帥有（隗囂必敗）
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為山谷（已在囊中）
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直昭然
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囂衆大潰西
羌自王莽末因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敵
有[illegible]歙因奏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帝因拜援為

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守塞諸羌八百餘人詣援降其餘諸種有數萬仍屯聚寇鈔拒浩亹隘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率妻子輜重移阻于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遁徙唐翼谷中援復進討

破○羌○殊○不○貴○力○

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兵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以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書

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返（用兵兼用治道太作用也）舊邑援奏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都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由是諸種悉降誠甚澹靜援務開恩信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或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分別得妙）得優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

傍縣嘗有報讐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境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既而稍定郡中服之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畧嶺外六十餘城徵側自立為王於是璽書拜援為伏波將軍伐之援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軍至浪泊上與戰大破之賊敗走追至禁谿又數敗之賊衆散去因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為新息侯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

餘人進擊九真賊并徵側餘黨斬獲甚多嶠南悉平

初援軍還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耶方今北人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討之（志原不同）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此皆益堅益壯二）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耿舒等征五溪

（語誤之）

援謂友人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常恐不得死國事
今獲所願矣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
千餘人餘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
入從壺頭路近而水嶮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
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
畧月進壺頭大○時耽
利 俱○失
進壺頭搤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
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
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屋以避炎氣賊每升
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志莫不爲之

流渉耿舒與其兄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克糧雖此書自下能
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
得進大衆怫鬱待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
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
止以是失利今果疫疾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
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
卒松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新息侯印綬

斷曰

馬援大志少便莫論益堅益壯時將白陳陽蛙井

底嚚挾姦心及見光武知帝有真聚米指形帝喜
進兵西羌內寇邊害頻頻拜援隴守擊破先零金
城欲棄援苦請存歸民樂業羌來和親賓客故舊
日滿其門徵側徵貳二女不馴伏波伐之傳首立
勳褁屍明志矍鑠報恩壺頭失利受責虎賁怒收
印綬歎殺功臣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也爲人有大志家貧嘗爲
官傭書久勞苦因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

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有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封侯相也既而都尉竇固出擊胡軍以超為假司馬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意甚備後忽疏解超謂官屬曰廣禮意忽薄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會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激怒之曰北虜使到而王禮即廢假令鄯善收吾屬送虜人則骸骨長為豺狼食矣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

惟司馬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當因夜以火攻
敵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敵則
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
吉凶決于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衆曰
善遂夜奔敵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伏敵舍後
約曰見火發當鳴鼓大呼餘人各持兵弩夾門而伏
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敵衆驚亂遂斬其使及從
士三十餘人餘衆百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
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因曰從事雖不行超何心

獨擅之郭恂乃悅超因召鄯善王以敵首示之一國
震驚遂納子爲質還奏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并求
更選使使西域帝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
詔責弱服入
選乎因以超爲軍司令遂前功竇固欲益其兵超曰
善于用寡之言
願將本使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
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而北人遣使監護其國超
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䟽且其俗信巫巫言神
先知要說
有權術
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
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

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責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北使（有先聲）大惶恐即殺北之監使而降漢。時龜茲王建為北人所立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超從間道至疏勒即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因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可乘其無備劫縛之超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有手段）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而逐兜題國人大悅肅宗初即位詔召超還疏勒君臣憂恐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不忍其去超還至于窴王侯以下

皆泣抱超馬不得行超慮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
本志乃更還疏勒上書請兵伐龜茲曰破滅龜茲則
西域皆服且與諸國連兵此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此超二語[illegible]大[illegible]其
者也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會超友徐幹上書願
奮身佐超遂以幹為假司馬郡兵從超超欲進攻龜
茲以烏孫兵彊宜用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
萬可遣詔諭合力帝因遣李邑使烏孫邑始至于寘小[illegible]人原不誣用
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言西域之功不帝[illegible]分大[illegible]
可成又盛毀超帝知超忠乃責邑令邑詣超受節制

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功今何不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

大作用

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遂自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

威撫武服西夷不足重往比

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

降于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復遣使詐降于超超內知其姧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超發于寘諸國兵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兵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且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于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于東界徼于寘超知二敵巳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

莎車營敵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匹
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
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
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
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説破軍心自定）
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取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
數十日決矣謝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如見肺肝）
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
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

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還超縱遣之月氏大震由是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西域惟焉耆危須尉犁懷二心超因發龜茲鄯善八國兵討之兵到界先遣諭降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俱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北人侍子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咸請超殺之超曰非汝所知此人權重于

縱之更妙

不得不討

責詞正大

美付剴

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因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于尉犂奉獻珠玉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絶橋不欲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徑度到焉耆（偏有此道○戒其功）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左侯元孟嘗質京師密使人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妙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何等紆徐乃自來○取死）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

○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斬之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爲焉耆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下詔封超爲定遠侯超以自久在絕域年老思故土上疏曰昔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乃召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歲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卒年七十一初超被召以戊己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尚請誨

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把此者其多）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無奇正其奇也）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召如超所戒（平平）

斷曰

班超壯士燕頷虎頭固而投筆遠博封侯鄧禮忽衰知有敵謀三十六人危亡之秋激衆舉火夜燒營遣善膽碎納子拜投更使西域斬巫若漚蹴

勒講韓立忠遂兇一時威德有恩有仇恐漢棄我
牠馬定留威震西域不許妄求違卽誅斬降則准
收五十餘國貢屬不休玉關生入壯志大酬

新鐫旁批詳註總斷廣名將譜卷之五

古閩黄道周石齋父註斷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初辟太尉李修府永初中羌胡反亂新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此案也）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只）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否則兩無所得議者（關係天下利害○余不關心○庸臣誤國在此○）是之詡聞之乃說李修曰涼州先帝開拓土宇劬勞

後定今憚小費便欲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利害）（使人寒心）（說出）（前）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論地利）（此論人材）（明眼高人所）關西出將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人不敢入（見自遠）據三輔爲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除宮府人之弄宕從此出）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于漢故也若棄（勢所必至）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傑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乃喻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疽食謂疽潰爛而四侵其傍也）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

言幾誤國事然則討蕭安出詡曰今凉土騷動人情不安恐有非常之變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守牧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荅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議得利害昭

然不得不從

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而凉州無恙鄧騭以詡異已欲以吏法中傷之會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制因以詡爲朝歌長故舊弔之詡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曰朝歌

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識見高人萬萬）吾知其無能爲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嚮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桑服而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詔爲饗會悉貰其罪使入罪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計亦淺淺亦妙）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愈淺愈妙）裾爲識有出市里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抄旁縣詡因其兵散遂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敵衆多吾兵少徐行則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敵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强勢有不同耳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

衆萬餘攻圍赤亭戰之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
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幷兵急攻詡於是
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
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
北郭門入改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
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
奔羅激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軍威甚盛賊由是散
敗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其八十所招還
流亡假貸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

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按行州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中皆燒（此字作用尤大）石翦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永和初遷尚書令卒臨終謂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自知甚明）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不能無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于天也

斷曰

凉州之地三輔障蔽園陵顯安如何可棄譬之完衣是惜小費鄉辟數人方爲大計賊橫朝歌州郡

莫制鄧欲中傷以謂爲吏誰知盤錯正別利器募罪誘誅縱繇擒市羌寇武都增竈遠至陳兵顯威强弩示刑淺水破之郡民安濟直道事君死而無愧家戶不增殺竟獲罪

皇甫規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永和中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率郡兵擊之規時雖在布衣見賢不恤軍士料其必敗因上書言狀已而果敗郡將知規有兵畧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戰

勝之賊遂退却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規乃上疏乞

庸

自効曰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于綏御乘常守要則

將失於綏御之難數語道盡

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于猾吏進不得快戰以邀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

真

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安不能久敗則經年此臣所

心為國自至知此

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所更歷可不煩方寸之

印尺帛之賜而高可滌患下可納降桓帝不能用時泰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特召規拜泰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畧寇賊悉平延熹中西羌寇掠關中規素習羌事志在奮効復上疏願乞冗官以備單車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為憂乃命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屬國都尉李翕并張稟郭閎趙熹

等並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川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至營數（覩此則羌叛皆肅官所致 唯論）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謂臣宜充軍事願爲奐副詔從之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

斷曰

西羌寇邊馬賢爲帥規尙布衣早知其敗用爲功曹羌始少懈兵弊萬端上書陳槪朝耳漠然不知

倚賴賊侵泰山急纔召拜方略少施即平賊害再命中郎零吾破壞諸羌慕威率降滿塞奏罷不堪一時稱快抱疾欲還薦賢自代召歸雖亡功名自在

張奐

張奐字然明燉煌酒泉人也舉賢良擢拜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單于左薁鞬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有智）東羌復欲舉種應之而奐營惟二百許人聞報即勒（有膽）兵而出軍吏以力不敵叩頭爭止奐不聽遂進屯長

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要地使南單于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左奠鞬等連戰破之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盛行遷為護遼中郎將督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皇甫規門引屯赤阬烟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去奐坐帷中與

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通和遂
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羌悉降延熹元年鮮卑
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幽并清靜九年
春召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遂招結南單于烏桓數
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朝廷以為憂復拜張奐為護
遼中郎將單于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
必不能免
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司隸校尉王寓出于
宦者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惟
奐獨拒之寓怒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與少有志

節嘗言士大夫處世當爲國家立功邊境及爲將帥果有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匹奐惡卓爲人絶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有八

斷曰

張奐賢良拜遼都尉羗騎七千一時寇萃又聞東羗復欲與會奐兵百餘急出結隊吏士懼爭奐了不畏據地阻之使謀不遂誘羗和親斂人早潰羗帥感恩金馬交饋如粟如羊不令心懾旣還中郎烏屠反背知其無能安坐講誨縱叛終降降則恩

慰獨宦惡深陷以黨罪禁錮歸田尚辭奸賄名將
如斯所以足貴

段熲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少便習弓馬尚游俠輕
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
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旣而恐賊驚去乃
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
敵信之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延熹二年
遷護羌校尉四年冬隴西羌姐烏音諸種兵共寇并

京二州類將湟中義從羌討之京州刺史郭閎貪共

其功稽固類軍使不得進羌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從才不兗）

叛郭閎歸罪于類類坐召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

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類（類音比目）

以千數朝廷知類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類但謝罪（言人廿）

不敢言枉京師稱爲長者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進（今此）

軍擊當煎種于湟中類兵敗被圍三月用隱士樊志

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斬獲甚衆遂窮追

展轉山谷閒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除

斬獲降者萬餘落遂封熲爲都鄉侯西羌弭定東羌先零等自覆沒馬賢後數寇三輔降叛不一桓帝問熲曰東羌先零等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强衆不能輯定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三思方略熲曰先零東羌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惟當長矛挾脇白刃加頸耳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北之種羌並擅其地是爲擁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如此則群寇破盡北

此論頗不書

此亦至要

此言則過

人長服帝許之熲遂將兵萬餘人齋十五日糧從彭

自尋逐道也

祖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羌兵盛熲衆
恐熲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
騎為左右翼又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

此熲一時善戰成功

成走則必死須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

然終不可以為訓

熲馳騎於傍突擊之羌衆大潰斬獲甚衆時張奐上

此是正論

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
熲熲復上言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
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梗今傍近戸口

此斷不可

數爲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于良
田養蛇蝎于內室也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
言不失權便因遣田晏夏育進據凡亭山上羌恐來
攻晏等殊死戰大破之羌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
上下門熲遣人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
分遣晏育等將兵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又遣張
愷等將兵上東山羌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
熲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
兵縱擊破之羌復敗散深山窮谷處處皆盡斬渠帥

坂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氊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東羌悉平（卑論戰功亦一時之盛）熲行軍仁愛與士卒同甘苦有病者親自瞻視手爲（熲之敢于用兵者在此）裹創故皆樂爲死戰光和二年爲太尉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熲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熲字紀明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云

斷曰

段熲都尉喜於用兵鮮卑犯塞即領兵行恐賊驚走詐稱詔停退還設伏誘賊墮坑賊果奔赴斬獲盡情并涼有寇熲請先登郭閎妒忌稽不得征坐罪下獄吏士寃鳴訟之闕下始復刺并煎當與戰先輪後羸斬獲功大封侯以明東羌反覆帝問胡寧熲曰狠野重誅莫輕討冬討夏當盡剿平或言不可熲則力爭盡心苦戰幸而功成所以凉州盛稱三明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也少有文武志介靈帝時為北地太守鉅鹿張角起皆着黃巾為標識所在燔燒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因以嵩為中郎將與朱雋共發兵討之雋與賊波才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遂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嵩乃謂軍吏曰兵在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以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擊之田單之功可成也是夕大風嵩乃敕軍士束苫乘城使鋭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擊賊驚亂潰走會帝遣曹

操將兵亦至合擊遂大破之時盧植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乃召嵩進兵討之嵩因與張角弟張梁戰于廣樂梁衆精勇嵩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探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餘人復乘勝與鉅鹿太守郭典攻張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又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夫失其妻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行軍頓止須營幔修立

〇無〇破〇從〇且〇守〇〇又〇有〇明〇敗〇從〇

〇不〇久〇疑〇合

〇相〇略〇安〇能〇支〇此〇

〇亡〇為〇良〇將〇無〇不〇知〇此〇

然後就帳舍軍士皆食乃自嘗飯吏有受賂者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欲自殺冀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嵩不聽卓曰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于九天之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强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

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今
國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雖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
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乎遂不聽王國圍陳倉
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卒不能拔賊衆疲困
果自解去嵩欲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
歸師勿遏我今追國是追歸師也嵩曰不然
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
非歸師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
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國走而死卓大慚恨由是忌嵩卓拜為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說嵩曰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大人今為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此舉亦是）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有罪專誅亦有責不（忠臣之言）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及後秉政乃召嵩為城門校尉欲因而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今召將軍大則為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此

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召兵群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擒也嵩不從遂就召有司奏嵩下吏將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于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責以大義叩頭流血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罪及卓被誅復以嵩爲征西將軍病卒

斷曰

皇甫將軍初爲郎將命討波才寡雖衆抗嵩曰不然方畧爲上草結賊營火攻即喪束苣乘風雲時

掃蕩再討張梁閉營觀望潛夜勒兵至晡猶雖既
斬梁頭賓頭照樣請租贍餓歌安非妄賊圍陳倉
卓請急向九地九天嵩先論量避銳擊疲其戎實
當卓奸專誅是權伎倆嵩忠不聽大禍果釀流血
叩頭寵鳥始放奸定遭殃忠終無恙

朱儁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初歷郡職交趾賊梁龍
反攻破郡縣朝廷拜儁爲交趾刺史令過本郡簡募
家兵及所合五千人分兩道而入既過州郡按甲不

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
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以功
封都亭侯黃巾賊起公卿多薦雋有才畧拜爲中郎
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諸賊悉平
之南陽黃巾賊趙洪率衆十餘萬據宛城雋與徐璆
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
奏欲召雋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
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雋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
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

功靈帝乃止雋因急擊洪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
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
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因自將精兵五千掩其
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張超徐璆
秦頡等欲許之雋曰不然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
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歸附以勸其來今海內一統
大漢論苟且者皆非
惟黃巾爲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
之更開逆意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
也因急攻之連戰不克雋登土山望之曰吾知之矣

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彼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乃解圍賊果出儁因縱擊大破之忠降遂殺之賊平封儁錢塘侯初平中以病卒

斷曰

郡賊梁龍反於交趾命儁往征拜爲刺史調兵五千不輕直抵威德先揚使其驚服七郡齊攻自斬而死再討黃巾趙洪正起三月攻圍猶然對壘有司召還張溫疏止儁急進兵洪方斬矣韓忠據宛

復爲虎兕戰敗欲降衆以爲喜儁獨不從細陳底
裏利則横行鈍則權已長寇縱奸最不可倚解鬪
斬之功方足紀

三國漢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躬耕隴畝好爲梁父
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惟潁
川徐庶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因
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

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屈致乎將軍宜枉駕顧之
由是先主詣亮凡三往乃見先主因屏人曰漢室傾
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申大義於
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曹操比于袁紹名微而
衆寡然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今
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早一眼看定）
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
（又一眼看定）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
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

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至于益州險塞沃（文三眼看定）

野千里天府之國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

張魯在北民阜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諸葛大勢只在益州大）

（意已可知矣）

王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若跨有荊益保

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

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

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

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

善因與亮情好日密關張等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

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先主在新野孔明募民兵三千教以陣法操聞之恐爲後患令夏侯惇等引兵攻之孔明曰博望新野皆有山林因設伏用火攻及惇至悉爲火燒敗去會荊州劉表死次子琮聞曹操來征因遣使請降時先主在樊遂爲曹操所破不得已而引軍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權時權擁軍于柴桑坐觀成敗亮因說權曰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

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逃遁至此將軍須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東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歸之今將軍（不得不激之語）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問得亦妙）田橫齊之壯士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倘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可以當操者

然豫州新敗之後安得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多還關羽水軍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於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于兵勢非必服也今將軍若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謀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悅因命周

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幷力拒曹公遂敗曹公于赤壁操引軍還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使督零陵武陵桂陽長沙四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後成都平先主即帝位策亮爲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

此數語甚奸雄

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事無巨細咸決于亮南中諸郡並皆

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至三年春亮率衆
南征其秋悉平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遂率諸
三分久定此後皆
軍北駐漢中臨發上二表敘述其出師之由遂進
鞠躬盡瘁之舉不可以成敗論
屯于沔陽六年春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
芝爲疑軍據箕谷而自率諸軍攻祁山賞罰肅號令
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
帝西鎮長安令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
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
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請自貶

冬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還戰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將郭淮欲擊之聞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旣而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申乃分兵屯田以為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

四夂軍退司馬懿按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謚爲忠武侯亮性長于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斷曰

孔明王佐隆中龍卧徐庶薦之茅廬三過中原曹基江東孫座巴蜀將軍三分負荷新野兵微博望將懦幸有山林卿以火推及樊散士事難安坐以勢說孫與劉相和赤壁火攻曹兵大破亥軒荆襄以小成大卽位成都方爲帝貨受托來安輔躬匪

惰六出祁山自爲忠誅木牛運糧三軍無餓天命莫逃秋風作禍千古悲哀老臣一个

關羽

關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襲徐州使羽行太守事曹操東征先主爲所破奔袁紹操遂擒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然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因使張遼探之羽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但受劉將軍恩重誓以共死不可背也吾終不留要當立功以

報曹公乃去耳已而袁紹遣顏良攻魏將劉延于白馬曹操使張遼與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因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敢當遂解白馬之圍曹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還拜書辭曹公而奔先主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主勿追也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瘡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刮骨去毒此患乃除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

笑自若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是歲羽率衆
攻曹仁于樊曹操使于禁往助之秋霖雨漢水泛溢
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而陸渾
群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
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
願也可使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
自解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辱罵
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
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糜傅供給

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麋傅懷懼不安及權陰委麋傅麋傅遂使人迎權曹公又使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擄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于臨沮

斷曰

關羽純忠一心漢主雖被曹擒斷然不與斬將報恩依然高舉後攻樊城七軍皆取華夏震感曹思徙許懿請結權為羽後患麋傅失供正愁罪處今謀迎權江陵失土戰退無歸坑龍阱虎受害一朝

垂名千古

張飛

張飛字翼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横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既而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嚴

曰大軍至何不降而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
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
頭顏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
之引爲賓客飛所過戰勝與先主會成都益州遂平
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
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與飛相距五十餘日飛
率精兵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窄狹前後
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間道引還南鄭巴土獲安先
主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飛雄壯猛勇亞於關羽

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為萬人之敵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此更不宜）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表曰噫飛死矣

斷曰

張飛名將事主漢朝長坂兵敗據水斷橋橫矛瞋

月誰敢戰挑嚴顏老將生獲遲號聞其言烈義釋

與交張郃拒漢他道相邀彼郃窄狹郃引軍逃恨

不恤下鞭撻如芻伐吳被刺天表英豪